

流浪家族

子页 著



作家出版社

流浪家族

子 页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浪家族/子页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

ISBN 7-5063-1381-2

I. 流…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245 号

流浪家族

作者: 子 页

责任编辑: 侯秀芬 潘 婧

装帧设计: 点 点

版式设计: 朱 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30 千

印张: 20.5

插页: 2

印数: 001-5000

版次: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81-2/I·1369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 子

父亲在救过他三次命的女人被押赴刑场时，“轰”地一下眼前全黑了，任几万人地动山摇般的呼声、口号声像雷一样从头顶碾过。他试着想挤过人群最后看她一眼，可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无法挪动半步，炽白的光比夜更黑暗。

这是和平解放新疆后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会场设在刚刚更名的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上。那天，红红的日头突然没了踪影，天空一片浑浊，一股股旋风不知从哪钻出来的，被卷起的尘土、落叶、纸片在空中乱舞，人们惊恐地躲避着旋风，说它是鬼魂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来了。会场上，人头如浪潮向前涌动，上百名死囚被押上台。其中仅有的一名女犯——国民党驻奎屯地区保安团团长野花子最招人注目。她的从容不迫更使群情激荡，谁敢相信那已有四十多岁的容貌，在即赴黄泉的一刻竟然焕发出慑人的光彩，这使得靠着她的另一个面如土色的死囚——国民党新疆警察局局长李英奇愈加显得狼狈不堪。他两腿发软，裤裆精湿，无法站立，由两名刑警架着。

刑场设在西郊的燕儿窝，重要的关口全架起了机枪，死刑布告贴满大街小巷。荒草丛里燕儿惊炸的一刻，密集的枪声宣泄了人民的义愤和仇恨。行刑过后死尸抛在荒野谁也不敢去认领。天近黑时唯独父亲去了。他在脑浆迸流血腥呛人的死尸堆里寻找，偏偏不见她的尸体，他记着她为自己在头上扎了白带的，那其中有着双重含义。父亲少年时头一次见到她，她的头上就扎着白带，是给

她母亲扎的，这一次却是给自己扎了。夜风嗖嗖，一群野狗瞪着血红的眼睛围逼过来，惊诧死人堆里怎么跳出个活人来。父亲并没有惧怕，从地上捡起石头抵挡野狗的袭击，四顾茫然。“她在哪啊？”父亲喁喁而语。

野花子没有死，她陪了法场后被押入监狱。她的被捕在北疆一带引起巨大的震动。上千名百姓从奎屯自发来到乌鲁木齐，齐刷刷地跪在广场上，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又一份请求书，要求保野花子一命。在他们的“万民折”里列述了野花子在奎屯驻守八年来的业绩，口称她是从不糟害百姓一心为民的“清官”，没有野花子就没有奎屯的安宁，没有野花子就没有奎屯的好年景……。军事管制委员会迟迟没有表态，又有人写了血书甘愿替野花子一死。在公判的最后一刻，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首脑感叹地说：“唉！千真万确，‘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们的愚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只好缓一缓吧。”他的一句话使野花子免除了一死，却叫父亲和野花子经历了后半生绝无仅有悲惨的人生历程。

野花子不知去向，父亲决然带着母亲和七个儿女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城市迁居到乡下。那是东山下一个偏僻的山沟，沟里零零散散住着半农半牧的哈萨克族人和维吾尔人，还有单身的俄罗斯族人。我家的到来为当地增添了一个民族。荒山坡上一间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我家。第二天光顾我家的是土改工作组组长，他和父亲用维语交谈，样子很亲密，当看到屋里仅有的七个破衣褴衫的孩子时，他笑得很开心，自做主张地在我家的成分上写上“贫农”二字，走时在四妹的脏脸上狠狠拧了一把，疼得四妹张嘴大哭。我们当时谁也不懂成分的含意，很为父亲自豪了一阵。他不仅会讲哈萨克语、维吾尔语，而且也能随心所欲地和俄罗斯人交谈。

得到土地的父亲像一个工头似的把母亲和儿女们驱赶着没日没夜地在山坡上耕作。那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家里仅剩下一点

可怜的口粮，父亲将十多担小麦和喂着的两只羊全卖了，揣着钱悄无声息地不知去了哪里？残疾的大哥比我们懂事，每天都站在雪地里往路上瞭望，不见一个人影。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总可以在热炕头上舒舒服服睡个囫圇觉了。两个月后，父亲两手空空带着一脸疲惫和失望回到家里，他对在风雪中守候、冻得瑟瑟发抖的母亲视而不见，我们的心里自然比身上更冷。几年后，随着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家里的收入越来越少，一个劳力干一天是十个工分，十个工分只值九分钱，年年结算，年年亏欠公家的粮款，灶火的火苗里少了温馨，跳动着隐隐的不安。父亲的眼睛搜索着小屋，炕上是两只镶有铜扣的皮箱，它在我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母亲说这是外婆留给她的比她的性命都宝贵。显然，母亲从父亲的眼光里已看出了企图，先自扑在皮箱上一副誓死捍卫的样子，父亲叹口气，一跺脚走了。我们问母亲父亲去了哪里，母亲凄楚地说：“你爹心里苦，叫他散散心去。”我们开始恨起父亲，他一点也不管家里的死活。大哥才十六岁拖着一条残腿到煤窑去背炭，不小心踩空了脚摔死了。当黄土掩埋一条席子卷着的大哥时，母亲哭死过去三次，醒来扒开黄土将手腕上的一只玉镯摘下来戴在大哥的手上说：“儿啊！到阴间换口饭吃吧。”

八年在母亲的啜泣中过去。那天傍晚时分，父亲进家后坐卧不定，眉眼里掩藏着激动和昂扬，呛人的粗糙的旱烟弥漫在小屋，父亲一刻不停地抽烟。第二天早上，他从鸡窝里掏出母亲留下解小鸡的一对母鸡走了。他到哪里去呢？后来才知道他到对面一条叫做大红沟的地方去了。大红沟是产煤的地方，几个大煤井不停地吐出亮晶的煤块，在一个由铁丝网围起的大煤井里，上百名的服刑要犯在地底下劳作，野花子就在其中。父亲找了她八年，不曾想她就在眼皮底下。就在父亲要见到她的头一晚上，瓦斯爆炸煤井崩塌了，没有人感到意外，也没有人设法抢救。野花子和四十二名政治重犯永远被埋在地底下。

从此，父亲冰凉成一块石头。他既不会哭也不会笑。当他的第一个孙女诞生被抱在他面前时，他的脸上也没有丝毫的表情。偏偏他七十八岁高龄唯一的一次对家庭的温情送了他的性命。春天，一切都萌动了，满沟流溢着水声和色彩。父亲爬上树去摘榆钱，摘完后，他并没有慢慢爬下来，而是纵身跳在对面的沙滩上，身子一摇，脚底下虚虚的就昏了过去，清醒后，感到腰部剧裂疼痛，下腹坠坠的，试着解手，尿出来的是一块块血。他又昏死过去。二哥把他背到医院，诊断是肾脏破裂，立即输血抢救。半夜里，他自个儿拔下输液的针头，大骂儿子不孝不义，将他送到不该来的地方。万般无奈只好将他又背回家。回家后，躺在大哥原来睡过的床板上，一不打针，二不吃药。疼起来时，用牙咬着床板，指头紧紧抠进墙壁里，全身紧缩成一团。在他实在支撑不住又昏死过去后，卫生院的大夫给他打了止疼针，缓过劲来后，他又破口大骂，将我们数落得一钱不值。他说：“疼怕什么？男人岂有忍不住疼的，你们这些龟孙子不配当我的儿子。”三个月后，父亲死了。无法想象他忍受的疼痛，墙上、床头留下指头抠凹的斑斑血痕。入殓时，抬他如抬一片轻叶。爹啊！你为什么如此折磨自己，难道就是为了那个叫野花子的女人？我们从母亲的嘴里断断续续地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和父亲的一生。那一对皮箱里藏着半个世纪的秘密。

几十年后，我从大漠里走出来，几乎全忘记了过去的时光，走着一条完全背弃父亲遗愿的路。突然，有一天没了路，我站在驶往海口的货船甲板上面对大海惊恐四顾，我的岸在哪里？戈壁一下浮上心头，猛回头，西天一朵云随我而来……

第一部(1900年——)

1

世纪末风雨和世纪初晦朔交接的长沙总是绵绵不断地下着雨。整整三个月了,太阳遗忘了这个地方,人们也忘记了太阳。天好像承载不起自个儿的重量慢慢地坠下来,眼见就要压扁地上的一切。房屋、家具、粮食、床褥、衣物……都发了霉,长了毛,渐渐腐烂,人心就更毛了。难道天真的漏了,没法补了?城墙内的六条大街和三十九条小巷泥泞成一片。土屋子泡成了泥汤,芳草屋漂成了草屑,家家的屋檐下都挂着滴不完的积水,像老人不堪入目的清鼻涕。一条湿淋淋的狗垂着空皮袋似的奶子惊恐地向天吠叫……

不知从何时起长沙的男人以喝茶、清谈为乐事。能进茶馆的人都是有头有面的,一早,南街“逍遥津”茶馆门刚开就涌进一大帮拖着长辫子的男人,裤子上油光可鉴,像上面抹了一层猪油。他们都是熟客,坐就后端起茶碗望着阴沉沉的天空长吁短叹,没了说古论今的兴趣,眼像死鱼没有活气。几只蛤蟆在门坎上跳进跳出,这是司空见惯了的。雨季繁衍出一个蛤蟆的天地,它们从乡下长驱直入城里制造出一派密不透风的鼓噪声,人们的耳朵也被磨出了

厚厚的茧子。对面老照壁茶馆的茶客更是无聊，他们不时地向这边张望，有一种期待和欲望。街上有一对三寸金莲款款移来，又扫兴地离去。人们唯一的话题是谈论女人。一个灰脸茶客说，如今的娘儿们实在没味，男人们趴在她们的肚子上也免不了打呼噜。还说，这雨就像得了病的女人来了月经沥沥拉拉地没完没了。正说着，精湿的母狗从外面撞进茶馆，另一个茶客对灰脸茶客说：“是嘛，女人没味，这母狗有味哩，爬上去生一窝仔就够我们冬天吃狗肉火锅了。”灰脸茶客瞪起眼睛正欲反击，那母狗真的向他的胯裆下钻去，湿透的毛皮上沾着尿，嘴里还咿咿呀呀地哼着。他飞起一脚，狗没踢着却踢出一声炸雷似的喊声来：“鬼嘿……你们看！那是啥么？”所有的茶客都跑到街上循着那喊声仰头看过去，果然，西天小吴门城墙内有一个巨大的圆锥体亮光光地矗立着。其实，这东西已存在多日了，只是这一刻才被长沙人发现。一个知情的人用竹签剔着牙花，牙疼似的说，那是外国洋人刚修的一座教堂。“教堂？”大家都感到这词儿新鲜要追究个明白。那人就势卖起关子，自称自己到过日本，解释了半日，大家才弄清楚教堂就是和中国的寺庙差不多的玩意，是用来供神烧香的。于是大家开始议论起洋人教堂的模样，嘲笑洋人的愚蠢竟然把庙殿盖成不伦不类的样子。“像啥？”“像鸡巴！”一个人气愤地骂道。的确是越看越像，“是像鸡巴！”几十个人附和他说。“他妈的！洋人敢把自己的鸡巴矗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像什么话？这是中国男人的奇耻大辱！难道中国的男人们都死光了吗？”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诅咒的、跺脚的、拍桌子的，吐唾沫的，一时间人群如蝗，仿佛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争着看热闹。吵吵闹闹一阵后，那东西渐渐暗然无光，看不出个究竟来，大家就灰溜溜地散了。

不几天，从长沙人们最关切的品字街传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一个叫托马斯的洋人在揽月楼上一气睡了七个中国女人，而且把三个女人搞得昏死了过去。说那洋人的东西大得和驴

儿的一般，上面长着新摘黄瓜般的刺儿，又能开花，又会冒油。消息是真是假无人查证又成了茶馆里咀嚼的话题。妓女赛母虎听了哼着鼻子说：“我就不信能把人×死，他肯出银子我就和他试试。”她的话叫嫖客们脸红心跳，几个人凑足了银子，争抢着扑在她的身上要抖一抖中国男人的威风。中国的中医说吃啥补啥，集市上的牛鞭、驴鞭、狗鞭、猪蛋、羊蛋被他们饱食已尽，虽借着“三鞭”威力，一个个还是气喘吁吁地败下阵来。赛母虎笑嘻嘻地说：“小老鼠还想钻老虎洞，怕你们都被阉过吧？”紧接着男人的灾难像瘟疫蔓延开来，先是从洪江，跟着是邵阳、邵东、湘潭，直到长沙，由西向东绵延了上千里。此病症在唐高僧一行的《大日经》里称为“缩阳症”，传播开来无法抵挡。说是洪江一个新婚的男子长得魁梧英俊，入洞房后上床和新娘正行房事，女人的呻唤激怒了屋檐上一只叫春的大花猫，猛从窗洞里扑进来，龇牙咧嘴向男人充血的阳物奔去，吓得男人从床上翻滚下来，双手捂住下身，脸如纸张，出了一身冷汗。事过后，男人的东西死蛇般僵卧着。消息传出，没有哪个男人相信，但又急着要和老婆行事，一夜间，上千家重复了新婚夫妇的悲剧。半瞎的一个神婆说：“看到了，看到了不得了了，女狐狸精出世了，要把天下男人的阳物都吸了去。”这病症传到长沙后，整个大街空空荡荡不见男人的影子。专治花柳病的野郎中断定狗鞭可以治这病。可怜大大小小的公狗遭了殃。它们被四处堵截，成千上万的狗被吊在树上活生生地割下鞭来，城里乡下都成了狗的屠场。

相比之下，几个洋人在品字街的妓院里出出进进，没日没夜地和妓女搅在一起。教堂的神父从“二乔阁”里走出时被一个中国教徒撞到了，他恍然大悟，什么狐狸精作怪，分明是洋人作的孽。于是，一伙人愤怒地涌向教堂，一把火将它焚烧了。一队胸前贴着“勇”字的清兵灭了火，抓了人。满身是火的神父跳入湘江游出十里没有死。

大街上更冷清了。那天，一大早雾气很重，街面上的铺面也懒

得开了。街头走来一个外乡少年，高挑个儿，一个骨瘦如柴的乞丐见他走过来，鼓起腮帮子吹响了唢呐，他就像是从唢呐里吹出来似的，上下亮堂堂的十分惹眼。他东张西望地想寻找一个住处，早晨喝了几碗稀粥，此刻尿憋，看看四周无人，就立在墙角撒尿。一边尿一边看墙上乌七八糟的告示，竟忘了把东西收入裤裆。对面不远的“怡春园”楼上一个叫香雪的妓女开窗向外泼水，她目光所及，像触电似的，往后一仰惊叫了一声，连盆子也泼了出去。十多个妓女都伸出头来张望，少年正抖落着系裤子，十几双媚眼被磁铁吸住似的没有松动。“好大呀！”妓女不约而同地说。立在妓女身后的鸨母吴妈心里一阵窃喜。自从“缩阳症”传到长沙后，她的生意日渐清淡，男人们一个个像旱地里的病葱立不起来。眼见日子支撑不住了；今日见到此情景，心想这少年怎么没得病呢？莫非他有灵丹妙药不成。若真是如此，她的怡春园就有救了。千万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她甩掉木屐，胡乱蹬了不知谁的一双绣花鞋，急急忙忙下得楼，老鸦般扑来，呼唤那少年。少年名叫周怀仁，是个刚刚出师的小铜匠，家居祁东金兰桥镇，半年前一场水灾后又是一场瘟疫，父母在一个月內相继去世。周怀仁孤独一人，在父母的“百日”之后，经师傅指点，孑身来到长沙。周怀仁见一妇人叫他就迎上去问：“这位大妈，可是有活叫我做？”吴妈听这口气就知道对方是一个手艺人，顺口说：“我家有几个铜盆漏了，你可补得？”“补得！补得！”周怀仁说。“那好，跟我来吧！”吴妈引着周怀仁上了楼。听到楼响，楼里像炸开了锅似的，妓女们像热锅上的蚂蚁蹿来蹿去，春花和秋花撞了个满怀，一对耳环满地地滚，落在冬花的脚下。冬花俯身去捡，屁股顶着了一枝秀的肚子，疼得她像猫一样乱叫。吴妈瞪一眼并不吭声，楼上的好像她放牧的一群羊顿时安稳了许多，但禁不住一个个掩嘴嬉笑。周怀仁不敢正视，低头跟吴妈进了屋。坐定后，吴妈满脸堆笑说：“小师傅，听你语音是外乡人？还没找到住处吧？我看你面善，你先在我这里住下，我这边有很多活要你

干,你也可以到外面去揽活。我不知你领不领我这份情。”周怀仁不谙世事,也不知这“怡春园”是干什么的,还以为是客店,就满口应允了。到了天黑,周怀仁独在一间小屋里坐立不安,也不见吴妈把要做的活拿过来,外面传出一阵阵的丝弦音乐,还有女人的嬉笑声,周怀仁起了疑心,才发现这小屋并非客店住房的模样,一张雕花的红木小桌摆在中央,桌上有女人用的胭脂口红、龙凤木架的床上铺着绣花锦缎被褥,用香薰过了散发出诱人的气味,再看墙上那张画,光线虽暗,一个男人搂着一个赤裸的女人,笔墨做了很大的夸张,女人的屁股又大又圆,看得周怀仁心惊肉跳。他知道这叫“春宫图”,心里纳闷怎么会有这等淫秽的画还敢挂在墙上。“吱扭”的一声闪进一个小女子,端着一笼包子放在桌子上说:“这位小哥哥,妈妈叫我送饭给你咯。”看她模样不过十四五岁,身条很单薄,穿一身双襟绿夹袄,显然不合体,松松垮垮,眉眼儿掩藏着慌乱。“你叫什么名字?”周怀仁问。“我叫小红咯”。小红说罢低头不语,手指绞起胸前的衣襟。“你是衡阳人吧?”周怀仁又问。“小哥哥你怎么知道的咯?”周怀仁笑着说:“我听口音听出来的。我在衡阳学手艺,我师傅就是衡阳人,说话总带个‘咯’。”小红不好意思地笑了。言来语去,两人中没有了陌生感。周怀仁的确饿了,抓起笼里的包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小红又替他斟了茶就退了出去。周怀仁吃罢饭擦了油嘴和油手正欲叫小红收走碗碟,另一个女子走了进来说:“小哥哥,妈妈叫我今晚来伺候你。”说着就将身子蹭过来贴在周怀仁的背上双手在周怀仁的脖子上搓揉,周怀仁毕竟年少又是下苦力的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脖根像触了毛毛虫似的,动动不得,静静不住。那女子是很老道的,知道眼前的周怀仁还不开窍,就将周怀仁的头扳过来眼对眼地说:“你想要不要女人?”说着伸出一点舌尖就去舔周怀仁的鼻尖,周怀仁躲不及鼻尖上粘上唾液,浑身打起颤来。“妈妈说过了不要你钱的。”那女子的手就毫不顾忌地往下走。周怀仁忙忙地护住自己的裤腰夹紧了两

腿央求：“大姐，大姐……摸不得……摸不得……”“我早就见过了，你是一个好男人哩！”说着蚕儿似的从嘴里吐出一丝丝柔情浪语，她身上裹着的小红肚兜也半遮半掩，圆圆的肚脐眼儿令周怀仁血直往上涌……在师傅家当学徒的时候，师母常和自己的师傅吵架。每日，天蒙蒙亮，周怀仁就得爬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倒尿盆。他在门外咳嗽一声，门开一个缝，师傅从门缝里递出尿盆，又臭又臊，他接过端着走过侧门倒进后院的茅厕里。回来时，听到师母质问师傅：“老实说，你昨天上哪儿去了？”“我去送货呀。”师傅回答说。“鬼才相信你的话哩，是给窑子里送货去了吧？”师傅再也不说什么，闷头点起水烟来抽。师母心烦，她身上有一股邪火非发泄出来不可，趿上鞋冲到师傅跟前说：“你要不是睡了婊子为啥一夜抬不起头来？”师傅也放开了嗓门骂：“老子挣的钱想和谁睡就和谁睡，你这个淫婆娘，它就是不伺候你，看你能把它叼了不成。”吵归吵，骂归骂，过一会儿，师母将两个白花花的奶子偎在男人的脸上，浪浪地叫：“乖儿子，快来啣呀！”男人果然就抱起那奶来拼命吮吸，女人就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唤起来，最后两人滚在竹床上，竹床被压得嘎嘎颤响。十二岁的周怀仁耳闻目染渐渐懂得了男女之间很多事情。四年过去了，今天他无意踏进妓院里被女人死缠硬磨岂有不动情的？但他牢牢记住父母的教训，一个靠手艺吃饭的本分人万万沾不得“吃喝嫖赌”！一种自小家庭熏陶出来的耻辱感叫周怀仁收住了心猿意马。他猛地站起来推开身边的女人说：“我又不是嫖客，是上门做活的，你去找别人吧。”这时，吴妈走了进来，见眼前的情景，给那女子使了个眼色，那女子抱走衣服怨怨地走了。吴妈坐下来开导周怀仁说：“唉，我是心疼你们当男人的哩，知道你爹妈都过世了，家里也没有给你说下媳妇，一个男人在外哪有不寂寞的，既然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从明天起，你就把几个破盆给补了，该是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第二天，吴妈叫小红抱过来几个破铜盆，周怀仁上街买了工具就干起活来，小红在一旁做帮手。周

怀仁问起小红的身世，小红起初不肯讲。自从她来到“怡春园”没有哪个人关心过询问过她，周怀仁是第一个，小红自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一个寡妇收养了她，当了她的义母，待她比亲生女儿还亲。寡妇在长沙一个姓贾的商人家里既当佣人又当奶妈。小红已长到十二岁了，常到贾家帮助义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也帮义母看管贾家的小少爷。小少爷刚满四岁，上高摸低顽皮至极。那日在院里玩耍一不留神，少爷爬到了假山的石顶上，“当心！不要摔下来呀……”小红的声还未落就见少爷像一片叶子被风掀了下来，脑袋磕在一块石头上抽搐了几下就毙命了。贾老爷五十岁上借种续得香烟，驴打滚地在地上号哭。一口咬定叫小红偿命，义母顶替小红吃了官司，在监狱里咬断舌根自杀了。贾家仍不解气，将小红卖到“怡春园”。听罢小红的哭诉，周怀仁也哭成了一个泪人，半天喘不过气来，手里的活儿也停下来，小红一面用衣襟擦泪一面说：“小哥哥相信我，我的身子是干干净净的。妈妈几次叫我接客我死都不从。”小红挽起袖子，露出胳膊上落满香头烧的疤痕。周怀仁说：“你做得对，女儿家宁可玉碎也不能瓦全。”话音里周怀仁的少年侠肝义胆陡增，声称要找吴妈论理。他说：“不用怕，以后我会保护你的。”小红感激得点头。不到半日的工夫，几个铜盆全补好了，周怀仁嘱小红叫吴妈来验活。周怀仁的手艺又精又巧，补好的铜盆看不出一点痕迹又擦得亮光闪闪。吴妈“啧啧”地赞不绝口，取出一些散银子给周怀仁，周怀仁不接说：“以后有活尽管叫我干好了，我一分钱也不收，只求大妈再不要为难小红就是了。”周怀仁的话叫吴妈十分难堪，吴妈恶狠狠地瞅了小红一眼，心里骂道：“死丫头，在背地里说三道四，晚上非撕烂你的嘴不可！”脸上却堆出笑来对周怀仁说：“小哥哥，你这么小的年纪难得有一副菩萨一样的心肠。卖啥的吆喝啥，干我们这一行的就得脸上挂笑心里流泪，看着天天当新娘，屁里灌的是辣汤。实说了吧，活人难呐！这两日你也可以看出我的行事为人来，世道艰难，谁愿意干昧良心的

事，我这家几十口人的要吃要喝总不能白养活一个人。”吴妈说得眼圈都红了。周怀仁哑默了一会，看着小红委屈可怜的样子就鼓起勇气说：“吴妈，我相信你的难处，这么办吧，我琢磨自个儿的手艺还能养活得起一个人。以后小红的花销就包在我身上了。就让她干点杂活吧。”听周怀仁这么说吴妈心里寻思，小红死倔死倔的，须慢慢的调教，眼前这小铜匠说的不是大话，也不是气话，他的确是个摇钱树，就是万一成不了那事，也有一副好手艺，凭这手艺在长沙不怕挣不到钱，何不顺水推舟做个人情，白白的赚点钱呢。想到这就说：“我家小红真是好福气遇到了你这么一个人，小红还不过来拜见你的恩人，今后，你就认他做哥哥吧。”小红听了这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若不是见到周怀仁那一双渴求真诚的眼睛，她是断然分不清真假的。等吴妈再唤她时她才愣过神来，急忙趴在地上要给周怀仁磕头，周怀仁连忙摆手阻挡。顷刻间，那一对盈寸的眸子里流溢出的凄婉、哀怨、惊喜和慌乱，便深深地烙在周怀仁的心上，十六岁少年的肩头肩起了父兄的重担。拜过后，吴妈说：“这就好了，今后就是一家人了，今晚，你就再住一晚上，你们兄妹吃一顿团圆饭，明儿，我叫对面的小店给你腾一间房子你就搬过去住，好好揽活，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妹妹要养活的，小红也可帮你缝缝、洗洗的。我也算积了大德了。”晚上，吴妈果然送过一些酒菜来，周怀仁高兴多贪了几杯又没有酒力，一会儿就醉了。小红的内心对周怀仁又感激又愧疚，女儿家的心思自然比少年多了一层，她思忖倘若周怀仁是一个成年的汉子，她一定会求告吴妈跟了周怀仁的，即是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只可惜周怀仁的一张娃娃脸让人难以开口。小红走过去轻轻摇晃沉醉的周怀仁，真真切切地叫了一声“哥哥——”周怀仁睁开迷离的眼睛说：“好……好……妹妹……你……你去歇息吧。”小红小心翼翼地把周怀仁扶在床上躺下，放下睡帘，恋恋不舍地虚掩了门出去。半夜的时候，周怀仁醒来发现自己喝酒太多又尿了裤子，见屋里没人就脱下湿裤子凉在

床架上，他的心里还是清楚的，怕人撞进来惹出麻烦就反扣了门赤条条地睡在床上。这头，吴妈一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心里想的和做的成了两张皮。她将周怀仁请到怡春园来原本出于偶然，自从“缩阳症”蔓延开来，长沙的男人都萎了、没了，她的生意就萧条了，浪惯的妓女又饥又渴，一个个也像没了水分的干果瘪柑，猛然见到如此奇伟的男人，谁个不想？谁个不要？连洋女人都找上门来。周怀仁的出现一定是天意，他可以扫除怡春园经久不散过重的阴气、晦气，他也是一个聚宝盘，说不定全怡春园的女人加起来也不顶他一个。男人都没有了，偏偏他有，这其中一定有原因，若弄清了这原因，她就成了拯救男人的活神仙。可这些全都是一厢情愿，周怀仁是年少还是无能，妓女们再挑逗也不动声色、不上路，叫一个个妓女都怨恨恨的。而小红是她花了五两银子买来的丫头，身子虽未长开，眉眼却十分清秀，人又机灵，若听话的话，将来也准是一棵摇钱树。南门独臂阔少苟布看中了她，肯花大价开包，可小红死活不依，用嘴啃了人家独胳膊上一块肉。现今又认了周怀仁当哥哥，虽能赚点小钱，可蚀了大本。左想右想自己办了糊涂事，恨自己恨得牙都快磨碎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吴妈就爬起来，外面的潮气扑进窗户，地上湿漉漉的有一股霉气，吴妈走到门前推门推不开，眼睛就挤在门缝里往里瞧，这一瞧让她打一个哆嗦。周怀仁一丝不挂平躺在床上，男人的阳物直挺而上，仿佛从地心的最深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全部贯入男人的身体，聚集在那上面，像一个山峰兀自突起，擎天柱般托起朗朗的日头，阴云密布的天空刹时被光芒射透，然后瀑布似的倾泻下来，万物就地一拱而起，饥渴难耐地吮吸这久违的光芒，血水在河床里泛滥起滚滚的波涛，在横纹交错的大地上肆无忌惮地宣泄，满山遍野的鸟儿抖掉羽毛上苦涩的水雾振飞起来，朝圣般地飞向那一轮火红的太阳……

外面是谁石破天惊地大叫一声：

“太阳出来了——!”

多半年的光景,小红长高了,也丰腴多了,脸色红扑扑的,尤其那对好看的眸子黑得似棋子,顾盼之中令人更加爱怜。周怀仁心灵手巧干活实在,一天天有了名气,活揽了不少,挣的钱足够他和小红用的。他先给吴妈送过去一些银两,又拿点银子给小红扯了两套衣料,一套是蓝底白花的杭州真丝绸;一套是最时兴的天一阁铜钱板厚的锦缎,摸起来光滑、柔软,抓一把不打皱。吴妈见周怀仁肯花银子,对自己也有孝敬的礼物,对小红的出出进进就少了很多限制。周怀仁的心里舒畅,出手的活件件叫好。他今天一早背上工具到一家官府去干活,官府的主人是一员能征善战的武将,在西域征战多年,要营造一个上千斤的大铜鼎,上面镌刻上千名征战西域亡灵的英名,找过许多铜匠都不敢揽这个活儿,周怀仁揽了这活,价钱也开得很足。出了城门向西一路走来,正值春日,放眼出去一片碧绿的菜畦,一只轻捷的叫天子从草丛里飞出来直向云霄。周怀仁的玩心并未泯灭,目光追随那只鸟儿,直看到它和白云融成一片,心想,这小小的鸟儿竟然飞得如此之高,快快活活的,一对翅膀想往哪飞就往哪飞。我应该打一只铜鸟给小红叫她有朝一日同这鸟儿一样从“怡春园”里飞出来……正想着,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被撞的人破口骂起来,“日球鬼!你瞎了眼了。”周怀仁急忙赔礼。那人翻着一对白眼上下瞅着周怀仁,像是认识周怀仁似的,欲问又止。周怀仁急着要去干活,匆匆丢下那人离去。

撞周怀仁的人叫单一清,是长沙市街头有名的小泼皮,外号“狗皮膏药”,专往“坏”处贴,贴上去就撕扯不下来。他是认识小铜匠周怀仁的,周怀仁却不认得他。他今天一早起来到西郊报信,正午时分在白庙坡前处决两名人犯,有人出钱要用人脑做药引子。单一清走到西门口见一大堆人正围在西北城墙边看贴着的布告,单一清个头矮就踮起脚伸长脖子看,布告上写着: